



■专栏作者:李专

立冬



清代李汝珍《镜花缘》中写到“四时不有谢之花，八节有长青之草。”这里“四时”指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，“八节”则指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、春分、夏至、秋分、冬至八个节气。

只是，现在这“八节”没人“过”了。但是，少了八节，节日总数不降反增。当我们还没弄清楚情人节是怎么回事，又冒出了个白色情人节。3月7日是女生节，8月3日是男人节，6月9日是反转节，9月12日是示爱节，是不是有点应接不暇？现在是个消费时代，一些稀奇古怪的节日都是商家促销的噱头。借问节日有多少，笔者遥指各商场。

让人深感杜撰的力量、网络的力量、促销的力量，是那个光棍节，我们都亲历了光棍的诞生与火爆。称为“世纪光棍节”的2011年11月11日被商家导入网购魔圈后，2012年的“神棍节”则变成了名副其实的“网购节”。淘宝数据显示，零点刚过，1分钟内342万用户涌入淘宝商城。8分钟，淘宝商城支付宝交易额突破1亿元，截至16时，淘宝商城订单数已突破1000万笔，支付宝成交额突破20亿元。这相当于每一秒钟就会生成178笔订单。

人们多以期盼的心情喜迎季节的更替，比如立春，不仅带着新年的喜庆，还有万物蛰伏一冬即将复苏的萌动。对于夏的期待，虽不及春天那么热切，但这个生机勃勃的季节自有一股人们抵挡不住的热情，爱美的姑娘们更是盼着热一点再热一点，好早日换上多姿多彩的裙装。终于暑热难挡了，立秋在日历上早被圈画了出来，因为时令一到，暑气便会消减不少。唯有冬天，除了寒冷刺骨，出行不便，还有什么呢？没有盼头便懒得关注！可是，任你欢迎不欢迎，这最后一个季节还是不紧不慢地由立冬拉开了序幕。

“冬，终也，万物收藏也。”意思是说农作物收晒完毕，收藏入库，动物也藏起身来准备冬眠。“立”还通“莅”，临之意。故“立冬”即“冬天到了”。到了没有呢？其实还没有，就像田径场上长跑赛最后一圈的枪声，对人们只是一个提醒。在晴好无风的日子里，人们还可以尽享几日温暖舒适的“小阳春”。

立冬作为“四立”之一在古代是个重要的节日，皇帝会率领文武百官到京城的北郊设坛祭祀。普通百姓也要庆祝一下，“立冬不使牛”，人畜都要歇下来，并顺便犒赏家人一年来的辛苦。在南方，人们爱吃鸡鸭鱼肉补充元气以抵御严寒。北方人则在秋冬之交的立冬日吃饺子，认为“交”子之时的饺子不能不吃。

李白《立冬》曰：“冻笔新诗懒写，寒炉美酒时温。醉看墨花月白，恍疑雪满前村。”这样晴好的冬夜，倒让诗人多出了几分闲适的快意。相比较夏的酷热，我更喜欢冬的严寒。对于不爱空调的我来说，酷热无所不在，而只要穿得厚实一些，严寒就被抵挡在我的小宇宙之外了，我的小宇宙就是一个温暖的小宇宙。还有，因为寒冷，会让人觉出人世的一些温暖分外可贵。因为寒冬，风虽凛冽刺骨却也会让人头脑有种酣畅的清醒。

11月7日，“立冬”就要来到了。

白鹭飞处是吾乡

儿时，读“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”时，眼前浮现的是江南山水的绝美与富庶，认为白鹭绝对与我贫瘠的家乡是毫无关联的。前段时间，当摄影师说起通山洪港湿地的白鹭群堪称洪港一绝时，我既诧异又惊喜，有了一睹为快的祈盼。

车队在106国道上奔驰。线条明朗的群山，夹道浓荫覆盖的法桐与白杨，闭着眼都能感知的青砖瓦房，一样样把明丽的暖抵送我的内心。一个声音在心底轻轻响起：故乡，我来了。

越过大田村大桥，便到了白鹭栖息之地——下湾。黄牛悠闲地在河对岸低头啃草，不时甩动长长的尾巴；丰茂的水草，绿茵茵沿河堤延伸；一群白鹭，或在牛旁晃悠，或低头觅食，或昂起头潇洒踱步，安静祥和。远山峰峦迭起，翠翠欲流，构成一幅家畜、飞鸟与自然相容的温馨图！

视线所到之处，惊叹随心而出。我举着相机欲往前行，同行制止了我的鲁莽，说白鹭生性胆小，很远见人即飞，只能用长焦细看。拉近焦距，景象顿时清晰起来：菜地里瓜豆正肥，蜂蝶流连；稍远些的稻谷，绿油油在抽穗；桔红的金针花在绿野里卖弄风情；宽阔的河面，如一

花海泉潮

■成丽 作者地址:咸安区怀德路22号

水暴涨，木桥被冲不知所踪。站在河边，旱鸭子的我望着滔滔河水，发愁。一路人涉水过来，腰身以下全都湿透。他告诉我，地势最高水面最宽的地方水浅，要我趟水过河。惴惴不安往河心走，在水流的冲击下已无法按自己预定的方位走。到了河中间，水及胸前，已是寸步难行，进退都不能自主。闭了眼大喊救命。好在伯母得迅，及时叫人游水递过来一根竹篙，那根小竹篙，救了我的小命。至今想起来，仍心有余悸。

后来，当大理石装饰风靡全球，丰厚的利润，引来无数开采者。一时间，洪港前村后湾，随处可见搭建简易工棚和轰鸣的开采机器，山矮了，草木枯了，植被少了，河床塞满山石，河水如浑浊的黄水汤，泛着白泡沫。以前人畜能饮的清凌凌河水，变成鱼虾常浮出水面的臭水河。

近几年来，痛定思痛的政府统筹规划山石的开采，有计划地开发矿山资源，同时清理河道，激励山民在山坡、河堤、公路两旁植树造林。村民农忙时耕作，闲时在附近的工厂上班，村镇富了，建起了气派的大桥。

农民富了。山青了。水也清了。白鹭飞来了。白鹭真的飞回来了。

深秋的胡杨

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”这壮美的诗句曾无数次激起了我对沙漠的向往。

我们是西部行的最后一拨游客，深秋的戈壁人迹罕至，一派清冷萧杀。

一路西行，当眼睛早已适应了单调的戈壁后，突然间，被撞进了如此耀眼的色彩，那种感动，无以言表。这片胡杨林，生长在半干涸河床的戈壁上，树木有高有低，树体粗细不一，树形有直有歪，枝干虬曲斜出，但都挺拔有力。十一月的胡杨，叶子全部黄了，但它不像其它树木那样的枯黄，而是金色，精美绝伦的金色，每一片叶脉都挂满阳光，孤独中极力张扬着自己生命的色彩，一棵粗大高壮的胡杨树就在我眼前，实事求是地站在那儿。而不远处稀疏的几棵无叶的胡杨，则挺立在落满了枯叶的沙地里，早已枯死的几条枝干，呈灰褐色，直指晴空，似一个个耗尽了一生精血的暮年武将，虽形容枯槁，但仍不失精英之气；更远一点的那棵高挺着的胡杨残枝上，还落着一只老鹰。我的心一下子被震慑了：胡杨用它自己三个千年的时间构造出的一道独特的风景。或生不死，或死而不倒，或倒而不朽，生生死死三千年，用三千年的时间来思考生命的过程，留下的却

丰富而又没有边框的油画。蓝天相映，荒漠作衬，一种令人震撼的景致。

这片胡杨林，生长在半干涸河床的戈壁上，树木有高有低，树体粗细不一，树形有直有歪，枝干虬曲斜出，但都挺拔有力。十一月的胡杨，叶子全部黄了，但它不像其它树木那样的枯黄，而是金色，精美绝伦的金色，每一片叶脉都挂满阳光，孤独中极力张扬着自己生命的色彩，一棵粗大高壮的胡杨树就在我眼前，实事求是地站在那儿。而不远处稀疏的几棵无叶的胡杨，则挺立在落满了枯叶的沙地里，早已枯死的几条枝干，呈灰褐色，直指晴空，似一个个耗尽了一生精血的暮年武将，虽形容枯槁，但仍不失精英之气；更远一点的那棵高挺着的胡杨残枝上，还落着一只老鹰。我的心一下子被震慑了：胡杨用它自己三个千年的时间构造出的一道独特的风景。或生不死，或死而不倒，或倒而不朽，生生死死三千年，用三千年的时间来思考生命的过程，留下的却



祖母门前的枣树

秋风起，吹熟了小区的枣。枣甜而脆，吃着吃着，不禁想起老家，还有祖母门前的枣树。

枣树是祖母亲手所栽，比我还年长。从我懂事起，枣树已粗若儿臂，开始挂果。

祖父过世得早，祖母跟三叔住。叔婶常在外面忙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枣树成了孤身祖母的寄托。

枣树其貌不扬，正如白居易的《杏园中枣树》写道：“二月曲江头，杂英红旖旎。枣亦在其间，如嫫对西子。”但祖母却偏爱这棵枣树。雪初融，春风暖。她独坐枣树下，端着瓷杯，小口抿着米酒，皱着眉头，看枣树抽芽、散叶、开桠。夏日如蒸，枣叶蓊郁如盖，枣花一簇簇，透出丝丝淡雅的黄，如小姑娘的头发；风中散出缕缕暗香，连空气都添了些温馨。这时，她也坐到树下，打着蒲扇，喝着大碗茶。秋来了。枣叶也簌簌作响，伴着斜阳投下摇曳的影子。枣子绿中泛红，挤挤挨挨地躲在密叶间。祖母佝偻着身子张望，终于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最难忘的是吃枣。远远地，就看到祖母蹒跚地向我家

■姜以钢 作者单位:市水产局

走来，风吹乱了她的满头白发，吹皱了她的青布对襟上衣。没到门口，就冲着我喊：“钢伢，吃枣子哦。”我跳着迎出去。一落座，她就用干枯的颤抖着手，打开枣子的方格子手帕，淡青的、泛白的、浅红的枣子散满桌子。枣子入口，咔嚓咔嚓地响，那股甜脆久久不去。祖母眯着眼睛看我吃枣的怂样，脸上泛起红晕，仿佛皱纹都少了些。

年年能吃到祖母送的枣。直到我外出求学、参加工作，祖母见我吃得少，常捎信给我：乖孙子吧，枣熟了，回来吃吧。吃枣的事，我很向往，却很少如愿。

我成家后，儿子出生。祖母终于找回了送枣的乐趣。她虽然身板更弱，但仍对送枣乐此不疲。每年收枣时节，总用手帕包着一捧枣来了，逢人便自豪地重复着同一句话：“去看看我的曾孙哦。”儿子很亲她，也越来越喜欢吃枣。

七年前，祖母没等到收枣，走了。我每每回老家总要去看看这棵枣树。枣树少了祖母的侍弄和守望，枝叶越来越稀疏，挂果越来越少，枣香越来越淡。

吃着小区的枣，忆起祖母，眼前浮现出她佝偻的身影。

忆念的村庄

在鄂南西凉半岛北端的两个小山包之间，有一块半月形的狭长凹地——我的老家细屋徐家，就在这块凹地的东西两边。

这个解放前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，以姓徐的人家居多，姓刘的次之，姓高的再次之。不知是先人们“先到为君，后到为臣”的潜规则使然，还是后人们“人多势众”的原因，姓徐的十来户人家，一字排开地占据在凹地的底部和中部，而姓刘的三四户人家和姓高的二三户人家，则以对峙之态，散居在凹地的边沿部分，一左一右地拱卫着徐姓人家的门户。

我家的五间老屋，与左邻右舍共墙合壁地紧挨在一起，北邻一幢二重进身的古宅，南连一幢三出三进的深院，一眼望去，甚是凹凸和单薄。在解放后的十几年里，村子的人口一下子突破了百人大关，几乎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了一番。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整个村子的人口猛增到200多人，发展成40多户的大村庄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村里的大孩小孩，总是一走起来一大群，一玩起来一大堆。春天里扯藕带，一次可以塞满一个港湾；夏天里打水仗，一回能够搅浑一片浅滩；

秋天在谷草堆中躲猫猫，可以把脱粒机未脱净的稻穗揉搓得一粒不剩；冬天在禾场上打陀螺，就能把整个禾场抽打得纤尘不染。那年月，村庄的大人小孩都像铆钉一样钉铆在村子里，表现得十分的稳固和紧密，村庄的每一寸土地，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，都显得特别的滚烫和火热。

谁曾料想到，就是这样一个热闹非凡的村庄，在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，却日渐变得冷清和凋敝起来。村里一些人的外出闯荡和一些孩子的读书考学，使得拥挤不堪的村庄，慢慢露出了松动的迹象。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，许多人的相继外出务工经商和在城市的就业置业，让他们在完成了由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以后，成为了一个再也难得回村一趟的地地道“稀客”。

现在村子里已经很难觅见30岁以下青年男女的身影了，继续留在村子里的，大多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，总人口也不到先前的一半。整个村庄顿如泄了气的气球一样，倏忽之间就空瘪了下去。一幢幢曾经塞满了叔伯父子和兄弟姐妹的屋宇，大多成了蜘蛛和蛔虫们的演艺大厅，包括我家五间老屋在内的许多老房子，有的已在风霜雨雪中坍塌成了一堆废墟，有的已

■徐泰屏 作者单位:赤壁市神山镇文化站

到了摇摇欲坠的程度。几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建造的二层小楼，也因为人气不足的原因，墙面上爬满了茵茵绿苔，隐隐地透着斑驳和衰落的气息。

不再喧闹和拥挤的村庄，荆棘杂草生长得格外的茂盛和嚣张，一簇簇疯长着的野藜蒿和粟米草，纷纷以包围之态，紧紧密密地长满了村庄的房前屋后。当年村里人流汗浃背围造出的一丘丘湖田和开垦出的一块块旱地，也争先恐后地长满了艾蒿、菖蒲、芭茅草和地米菜，村里一垄垄两季轮作的稻田，纷纷改种了一季中稻，有的甚至成了无人耕种的撂荒田。如果不是近几年国家实施通村公路建设，只怕村中那条外出的羊肠小道，早已淹没在了茅草荆棘之中。

不知不觉中，细屋徐家边已成为了许多外出村人的一种念想，以及清明祭祖时的一个目的地。一个有着200多人的自然村落，就这样无可奈何地荒芜了。那些整家整户走出去的村人们，在融入一座座大小城市的同时，也让村子本身得到了不断的扩展和充分的张扬，只是不知道他们在多年以后，是否还能找到回村的路径，是否还能准确说出祖坟山上那一座座坟茔的名字……